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记者成欣、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日说,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监听全球更不可容忍。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恶劣行径,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他国企业的肮脏勾当,还世界一个公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情报部门对盟国领导人进行监听的做法不可接受。瑞典、挪威等国官员也对美国的行为提出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监听全球更不可容忍。美国一直是公认的全球头号窃密大户,其窃密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利用模拟手机基站信号接入手机盗取数据,操控手机应用程序、侵入云服务器,通过海底光缆进行窃密,在美国近100所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等等。

“日前媒体报道的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不过是其庞大的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他说。

汪文斌说,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肆无忌惮地对世界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窃听窃密,一方面又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别国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无理打压,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到底是谁在窃取信息?又是谁在构成威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推出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就是为了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为自己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窃密活动打开方便之门。这样的“清洁网络”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受美国控制的“监听网络”?

“美国应当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恶劣行径,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他国企业的肮脏勾当,还世界一个公道。”汪文斌说。

纪念“东亚艺术之魂”

走访解放军军歌作曲者 郑律成在韩国的故居

新华社首尔6月3日电(记者陆睿、杜白羽、田明)在韩国光州市南区杨林洞,有一条以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字命名的街道——郑律成街。这里正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街道上还有一座设计独特的开放式展示馆,用来纪念这位作曲家。

郑律成1914年出生于韩国光州,曾就读于当地小学。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时期,郑律成在念完中学后就前往中国,投身抗日运动,并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郑律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加入中国国籍。他创作了《延安颂》《延水谣》《中国人解放军军歌》等300余首歌曲,被誉为“军歌之父”。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著名作曲家出生于韩国光州。近些年来,当地政府致力于将郑律成故居所在地打造成当地著名旅游符号,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加深韩中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好交流。

记者来到位于郑律成街的开放式展示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延伸数百米的临街纪念墙,墙上挂有郑律成的黑白旧照,郑律成生平的韩文介绍将他誉为“东亚艺术之魂”。纪念墙的背景还独具匠心地安上了用黄铜制成的《延安颂》乐谱。

纪念墙的起点处有一座郑律成铜像,铜像上“郑律成”三个汉字分外醒目。光州市南区政府文化观光课课长丁云英告诉记者,这三个字由郑律成夫人丁雪松受邀亲笔题写。丁雪松是新中国首位驻外女大使。

据了解,南区政府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对展示馆进行修葺改造,在韩文基础上增加中文介绍,并增设郑律成音乐欣赏等设施。

沿路标走到展示馆约百米外,出现一座朴素的民宅,这里就是郑律成故居,经过多年流转,如今民宅已不归郑律成亲属所有。民宅门前立着一个标志牌,上面用韩中两种文字写着“音乐家郑律成先生出生故居”,以及双语记录的郑律成生平和后人评价。

丁云英告诉记者,为加强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宣传,光州市计划对郑律成故居进行翻修重建,将其扩建为郑律成纪念馆,以更好地纪念这位作曲家,为促进韩中两国民心相通作贡献。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长年致力于促进韩中文化交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律成义无反顾加入抗日斗争,毅然投身中国革命,是为和平奉献自身的杰出艺术家和革命家。“他不仅是抗日斗争时期的代表人物,更是韩中友好团结的象征。”

“当时看到纪念馆里保存完好的郑律成先生的资料,我感慨万千、深受感动。”权起长向记者展示2018年他到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照片时说,“朝中两国应该共同推动纪念这位在两国都备受尊敬的艺术家、革命家。这有助于加深韩中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的友好情谊。希望郑律成的故事能为更多人知晓。”

美国如何打造“黑客帝国”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林小春)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之际,美国被曝曾在丹麦帮助下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政要,这是其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又一最新明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将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无孔不入的监听。而正是这样一个“窃密惯犯”却自我标榜为“网络安全卫士”,在网络安全领域屡屡对其他国家抹黑攻击。

“弹道无痕”

近年来,美国各种监听项目陆续被曝光,这类项目多由美国国安局负责实施。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就在美国国安局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欧洲国家的同时,被认为与美国国安局有密切关联的网络犯罪组织“方程式组织”悄悄攻破总部设在迪拜的金融服务提供商EastNets的网络,而这家公司是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支付系统服务供应商。

根据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2017年曝光的文件,“方程式组织”首先利用日本、德国

等地6台被入侵的服务器作为跳板,借助身份认证漏洞攻破EastNets网络防火墙,获取了其感兴趣的資金流动轨迹等交易信息。专家指出,以“方程式组织”为代表的美国情报机构网络攻击团队高度追求作业过程的隐蔽性、反溯源性,其行迹很难被察觉。

2015年,迫于美国国内舆论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结束只针对美国国内的监听项目。但此后,美国情报机构继续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外目标的电子邮件和短信等通信。

专家指出,美国将人力、电磁等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有时会在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内部网络中植入长期潜伏的计算机病毒,然后在合适时间“引爆”。

“降维打击”

除国安局外,美国还有另一大情报机构——中情局,它也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擅长发现并利用现代科技产品的程序漏洞,侵入手机、计算机乃至智能电视等电子设备,在网络空间肆意利用不对称优势对他国发动“降维打击”。

“维基揭秘”网站2017年曝光的近

9000份中情局机密文件显示,该局“网络情报中心”拥有“注册用户”逾5000人,其设计的网络攻击工具超过1000个。中情局设有海外网络攻击基地,其中一个位于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领事馆,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网络攻击活动。此外,中情局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收集、管理从其他国家窃取的攻击工具,这样不仅能丰富中情局的网络攻击手段,还能用虚假的“网络指纹”让被攻击方误以为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

从曝光文件看,中情局网络攻击团队可以入侵智能电视,让其“假机关”变成窃听器;可以入侵智能车辆控制系统以执行暗杀等活动;开发了针对智能手机的攻击工具;可以入侵各种计算机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路由器等。

专家表示,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情报体系,其情报活动遍布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各领域,其网络攻击武器完整覆盖服务器、云端、智能移动设备等各类场景,适配各类操作系统,功能涵盖侦察、物理隔离突破、内网横向移动、持久化潜伏驻留、供应链与物流链渗透、远程控制等网络攻击各环节,其行动由美国花费数十年建设的

庞大情报工程体系予以支撑。

中国是主要目标之一

尽管美国在网络领域拥有巨大优势,却一直宣扬其面临所谓“数字9·11”和“网络珍珠港”事件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制定先发制人的网络作战策略,并把中俄作为主要假想敌。

事实上,中国早已成为美国等国发起的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站5月26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捕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本数量超过4200万个,其中境外恶意程序主要来自美国,占比达53.1%。2020年控制中国境内主机的境外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数量达5.2万个,其中位于美国的控制服务器约1.9万个,高居首位。

中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去年3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方攻击团队长期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和渗透,目标涉及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

新政府只待议会批准,内塔尼亚胡或将下台



这是5月6日,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在特拉维夫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吉尔·科恩·马根摄)

判。谈判因巴以新一轮冲突曾一度中断,巴以停火才得以恢复。

据报道,联盟协议直到最后期限约一小时前才得以签署,而各党派之间围绕法官评选委员会负责人轮换安排等关键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吉尔·霍夫曼说:“一些细节仍未得到解决,新政府要在获得议会批准之前解决剩余问题。”

批准仍有变数

内塔尼亚胡为保住自身执政地位,连

日来多方运作,希望阻止对方阵营组阁。他一方面呼吁持右翼立场的议员不要加入由拉皮德领导的联合政府,一方面抛出一个由右翼政党“新希望”党领导人吉德翁·萨尔,他本人以及贝内特三方轮流执政的方案,但遭到萨尔拒绝。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还声称,此轮组阁人选为拉皮德,因而联盟协议中由贝内特首先担任总理的规定违反法律,但这一主张被总统法理顾问否决。

根据以色列法律,新政府组建方案尚需议会批准。若方案未获通过,里夫林将直接把组阁权交给议会,任何一名议员只要

能在21天内获得至少61名议员的推荐即可获得组阁权,否则议会将自动解散,并将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当地舆论对议会批准新政府组建方案的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不过,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安谢尔·普费弗表示,目前局面仍存变数,内塔尼亚胡阵营不会放弃影响对手结盟的努力。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隶属利库德集团的议长莱文已同内塔尼亚胡协商,或将利用议长身份拖延议会批准环节,以方便内塔尼亚胡向部分右翼议员施压,争取议员“反水”。

稳定性存疑

有分析指出,拉皮德目前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是基于推动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共同诉求,包含了右翼、左翼和中间派别,其意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大,在稳定性上存在隐忧。

以色列舆论也指出,新政府如能成立,将需要处理一长串内部分歧,包括移民政策调整、司法改革、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等,新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效率还有待观察。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拉维·海赫特说,即便新政府成功组建,内塔尼亚胡也不会轻易离开其职位,政府权力能否顺利交接不得而知。考虑到他拥有一大批坚定支持者,不排除类似美国国会骚乱的事件在以色列发生的可能。

此外,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长约哈南·普莱斯纳表示,即使新政府得以成立,内塔尼亚胡也会作为反对派领导人,利用各方之间的分歧,试图瓦解执政联盟。

215具儿童遗骸揭开加拿大种族灭绝黑暗史

事情。

“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境内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及其后代的统称。加拿大联邦成立后,逐步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试图强制“同化”原住民。2015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15万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寄宿学校。在此期间,这些孩子在寄宿学校遭到包括性侵、虐待、体罚及严重歧视等在内的暴行,造成至少3200名儿童死亡。

此次遗骸事件也震动了加拿大政坛,各党议员纷纷要求政府彻查该事件并公布结果。贝勒加德等原住民组织代表也敦促政府搜索所有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以确定地下是否有更多儿童遗骸。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开承认这一悲剧在加拿大并非孤立事件,并承诺政府将为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们提供更多支持。不过,第一民族大会和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幸存者协会等原住民组织均表示,他们在等待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来”。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住宿学校历史与对话中心负责人特里西娅·洛根指出,现在

加拿大仍有人拒绝承认发生在寄宿学校的惨剧是虐童,也不认为人们对于此类事件的重视不够,“很难说加拿大是否有意愿或有能力面对事实”。

“主体民族”沦为“弃儿”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原住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悲惨的过去,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加拿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严重破坏了原住民的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这其中体现出的系统性歧视问题不容忽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早已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国家的“弃儿”。

有统计显示,在各种暴行与不公正待遇的影响下,加拿大原住民已从过去的“主体民族”缩减为如今占全国总人口不到5%的少数民族,其中不少部落已彻底消失。原住民的生存状况也全面落后于加拿大其他族群,其人均寿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罹患抑郁症、吸毒、酗酒、自杀和犯罪的比例则远高于平均水平。

2019年一份长达1200页的调查报

告指出,仅在1980年至2015年间,就有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杀。报告称,她们是“加拿大种族灭绝的牺牲品”,反映了加拿大“积重难返的殖民主义”。为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敦促加拿大政府展开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问题的调查。她指出,这份调查报告表明,加拿大政府过去和现行的政策行为以及在某些事务上的不作为,等于是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触犯了国际法。

特鲁多去年公开承认,系统性种族主义是加拿大面临的一大问题,尤其是“针对原住民或有色人种”的系统性歧视。不过,加拿大政府却似乎并不急于改变现状。例如,加拿大政府2015年年底承诺,将在2021年3月前解决第一民族的饮用水问题。但今年2月下旬发布的政府审计报告却显示,供水系统的若干潜在缺陷依然存在,监管也仍有缺陷,第一民族依然无法获得可靠、清洁的饮用水。

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泰勒·诺克斯指出的,白人至上主义如今在加拿大社会依然根深蒂固,成为阻碍其“改过自新”的重要因素。